

「社會主義體系」的形成與內在矛盾

尹慶耀

蘇俄十月革命五十週年宣傳重點之一，是關於所謂「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早在九月五日，莫斯科的一篇廣播裏就強調說：「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是偉大十月革命後最大的歷史事件」。又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家庭，是國與國之間新的關係，不以弱國服從強國，並受它經濟奴役為基礎，而是以真正的獨立，真誠和兄弟般的合作與互助的原則為基礎的關係的範例」。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將就「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成立經過及其現有關係，作一番檢討，藉明事實的真象。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史達林和希特勒簽訂德蘇協定，直接煽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火。在這次大戰的初期，蘇俄并非隔岸觀火，而是趁火打劫。同年九月一日德軍進攻波蘭，九月十七日俄軍入波，二十八日德蘇簽約瓜分波蘭。在蘇俄佔領波蘭的一年半時間中，被運送到俄國和西伯利亞的波蘭人在一五〇萬以上。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三十師俄軍進攻芬蘭。這次戰爭延續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二日，結果芬蘭割讓了卡累利亞地峽和其他若干地方給與蘇俄，蘇俄成立了卡累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以已故老布爾什維克庫西寧(Otto Kuusinen)為其第一任主席。

一九四〇年六月，蘇俄合併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七月間又併吞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柯維納(註一)。但當蘇俄勢力伸入巴爾幹時，就引起了德蘇對立，於是希特勒決定進攻蘇俄，歐洲的情勢因之一變。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進攻蘇俄，蘇俄與英法成爲同盟國。同年七月三十日蘇俄承認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當時安德斯(General Anders)將軍指揮的波蘭兵團，自願歸蘇俄調遣。波蘭政府領導者西柯爾斯基(Sikorsky)將軍，急於向俄索回以前被俄俘虜的數以萬計的軍官，俾重建

波蘭新軍，蘇俄以「無所聞」爲詞，加以拒絕。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柏林廣播稱，納粹軍在蘇俄斯摩稜斯克(Smolensk)省的卡亭(Katyn)森林，發現萬人塚，坑穴內十二層屍體，均身著波蘭軍服(註二)。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對此事表肯定態度，同月二十六日，蘇俄與該政府絕交。此後，蘇俄遂以一九四二年一月在莫斯科重建的波蘭共產黨(註三)爲中心，於同年三月一日組織「波蘭愛國者聯合會」。一九四四年一至二月紅軍入波，又糾合左翼政黨，成立「波蘭國民會議」，以原爲俄人的波共頭目貝魯特(Boleslaw Bierut)爲領導者。七月廿二日紅軍進擊寇松線，該會議又改組爲「盧布林委員會」，成爲蘇俄赤化波蘭的班底。

波蘭在納粹佔領下，其地下抵抗運動係由波蘭社會黨領導。一九四四年七月底，俄軍進抵華沙大門，波蘭地下軍已可聞砲聲，蘇俄飛機也掠過華沙上空。二十八日莫斯科廣播稱，羅科索夫斯基(Marshal Rokossovsky)指揮下的紅軍，在華沙東南五十哩的地點繼續前進，促地下軍起而抵抗。翌日，倫敦亦有同樣廣播。八月一日下午五時，華沙地下軍在鮑柯莫勞斯基(General Bór-Komorowsky)將軍指揮下，躍起反抗德軍，男女老幼蜂擁參加，血戰三日，掌握了市區的大部分。然在華沙郊外二〇公里的蘇俄紅軍按兵不動，砲聲與廣播同時沉寂。希特勒則下令屠城。當時邱吉爾再三致電史達林，催其馳援地下軍而被拒。美駐俄大使哈里曼要求蘇俄開放華沙附近機場，俾使英美飛機馳援，亦被拒絕。華沙地下軍孤軍奮鬥，抵抗六十三日，死亡廿四萬人，約六三萬市民被俘，華沙市區幾被德軍夷爲平地。

右述經過，是蘇俄借刀殺人、消滅異己的典型事例，因爲那些武裝對其本國的抗敵禦侮頗有貢獻，但非由共產黨所掌握，會成爲那些國家赤化途程中的阻力，蘇俄必欲除之而後快。然而，那些不是莫斯科所訓練，是土共出身且在羣衆中頗有力量的份子，儘管他是共產黨員，忠實地奉行莫斯科的命令，仍然不能取得史達林的信任。在赤化當時會加以利用，在整肅狄托主義者時，他們就成爲主要目標了。

第二次大戰末期，蘇俄在東歐的作法，首先是軍事佔領，在紅軍的坦克車後跟隨着來自莫斯科的各國共黨，它們在蘇俄大砲的支持下，於本國組織名稱不一的統一戰線，規奪各種地下抗德武力，與各黨各派成立聯合政府，佔據其中的重要職位尤其是警察部門，然後吞併農民黨、社會黨及其他黨派，俟羽毛豐滿後實行「選舉」，成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赤色政權。而這由量變到質變的全部過程，都是在蘇俄的武裝掩護下進行。

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蘇俄不顧西方反對，承認「盧布林委員會」為波蘭臨時政府，當時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總理米柯拉雅茨基（Premier Miko-Lajayk）被迫回國參加聯合政府，他沒有任何政治實權，他所領導的農民黨則不斷遭受迫害，至屬於流亡政府的波蘭復國軍，在他們返抵國境時即被蘇俄解除武裝。一九四七年一月，波蘭舉行總選，在保安警察控制下，只有共黨操縱的政府集團可以從事競選，而一切電報、電話及其他宣傳工具，都為共黨所霸佔，結果新國會的四四四個議席中，政府集團佔四一六席。二月間貝魯特就任波蘭第一任大總統，米柯拉雅茨基只好再度逃亡。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俄軍進抵喀爾巴阡山麓時，捷克前總統貝奈斯（Edward Benes）赴俄與蘇俄簽訂友好互助與戰後友好條約，明白規定互尊獨立主權與不干涉內政。當時貝奈斯對史達林說：「史達林先生，我對於我們已經簽訂的不干涉內政的協定，具有完全的信心，我相信你會遵守這個協定」。然而，一九四五年四月，蘇俄製造了一個類似波蘭盧布林委員會的所謂斯洛伐克民族解放運動的組織，這迫使貝奈斯應允在斯洛伐克的科息斯城成立民族陣線的聯合政府，而以捷共的科息斯綱領為新政府的綱領。一九四六年五月捷克選舉，捷共僅獲三七·九%的選票，在三百名議員中佔一一四席，但在蘇俄支持下，捷共首領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wald）仍出任總理，政府重要各部均為共黨佔據。一九四八年二月，內閣中十二位非共黨閣員，不滿共黨所為，同時辭職，拒絕出席同月二十二日的閣議。其時俄軍包圍着捷克五分之四的邊疆，而蘇俄外次佐林（V.A. Zorin）又出現在布拉格，哥特瓦爾德乃發動「二月政變」，捕殺異己，迫貝奈斯引退，而自

任總統。

一九四四年俄軍入匈牙利，十二月在匈京之東第4酋森（Debreceen）成立臨時政府，其閣員名單則由蘇俄公使普希金（G.M. Pushkin）擬就。一九四五年二月，俄軍佔布達佩斯，共黨迅速獲取控制權。臨時政府在美國督促下，於同年十一月舉行選舉，匈共大敗。惟事先伏羅希洛夫（K.Y. Vorshilov）已威脅匈第一大黨的小地主黨，使其應允不論選舉結果如何，必須以內閣中半數位置給予共黨。小地主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成立，以奈祺（Ferenc Nagy）為總理，而共黨首領拉柯西（Matyas Rakosi）和共黨控制的社會黨黨員司查卡西茨（Szakasits）都任副總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小地主黨閣員三人被迫辭職，該黨國會議員四十人被捕，黨魁被迫寫悔過書，總理奈祺的兒子被綁，以迫其辭職。一九四七年八月，國會被解散，聯合政府告終。

一九四四年八月俄軍已完全控制羅馬尼亞，但同年八月二十三日由國王米契爾（King Michael）設計了一次政變，產生了一個由桑那梯斯庫（Premier Sanatescu）所領導的反納粹政權。蘇俄則支持成立人民民主陣線（迫羅王任命共黨份子葛羅查（Petre Groza）為副總理。嗣因維辛斯基（A.Y. Vyshinsky）出現布加勒斯特，強迫羅王於一九四五年三月，以葛羅查為總理，并以內政、司法和宣傳三部給予共黨。原定一九四六年五月舉行的選舉，共黨為爭取準備時間，延至十一月舉行。事先，葛羅查宣佈，農民如不在他們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上投「對」，將受「無情」的懲罰。選舉結果，共黨獲勝，反共政黨被宣佈為非法。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米契爾宣告退位，流亡瑞士。

一九四四年八月，保加利亞派遣代表向美英接洽停戰，因為當時保國僅與西方國家作戰，和蘇俄之間沒有戰爭。但蘇俄突於同年九月九日對保宣戰，揮軍進侵。俄軍率領流亡保共返索非亞，取得政府中的內政和司法兩部，並成立「祖國陣線」。在俄軍監視下由保共把持的總選，於一九四五年八月舉行，結果自然是共黨獲勝。同年十二月，美英獲得蘇俄承諾，擴大保國政府基礎，容納兩名非共黨閣員。當時維辛斯基奉派前往監督執行，結果兩名新閣員登場，但都是「祖國陣線」中的份子。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在共黨主持下舉行全民投票，廢除君主政體，十五日宣佈「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

成立。經過十月間的選舉，保共首領會任第三國際主席的喬治·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出任總理。

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因為地理關係，主要係依靠其本身力量從事抵抗。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俄軍佔領南斯拉夫，并分兩路進入阿爾巴尼亞，二十九日將德軍全部逐出阿境。該兩國的赤化，也受蘇俄的支持。

東德情形稍有不同。自列寧以來，即認為控制德國乃控制全歐洲的關鍵，因之在德國建立共產政權，是俄共所痛寐以求之事。惟因第二次大戰後，盟軍分別佔領德國，蘇俄無由赤化全德，乃於西德獨立之後，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在蘇俄佔領區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而其領導人如已故總統皮克 (Wilhelm Pieck)、及德共第一書記烏布利希 (Walter Ulbricht) 都是老第三國際成員，隨同紅軍坦克返德的。至於當時的特務頭子佐塞爾 (General Wilhelm Zaisser) 將軍，是直接受貝利亞 (L.P. Beria) 指揮的具有蘇俄國籍且曾任紅軍將軍的德共黨員，於貝利亞被整後失蹤。

以上是中、東歐各國赤化的簡單經過，它們當時成立的政權稱為「人民民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季米特洛夫在保共第五屆大會上說：「蘇維埃政權與人民民主政權是同一政府制度的兩種形式，……這兩種政權都是基於無產階級專政」。匈共首領拉柯西則直稱「人民民主」是「沒有蘇維埃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現今南斯拉夫、捷克和羅馬尼亞，都已改稱「社會主義」共和國，其實也是換湯不換藥。

在亞洲，蘇俄繼承帝俄政策攫奪了外蒙。但於今韓國的三十八度線，也差不多就是以往日俄在韓勢力範圍的分界線。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英、美三國開羅宣言中，是保證韓國於戰後獨立的。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波茨坦會議宣言，再度予以保證，蘇俄於最後兩天參加對日作戰時，對此也附署承認。當時盟國僅協議美蘇分別在三十八度線南北接受日軍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俄軍進入北韓，即開始製造傀儡政權。正如同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共「人民日報」發表的「金日成小傳」中所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朝鮮依靠蘇聯軍隊獲得解放的時候，金日成同志凱旋祖國」。金日成先在我東北活動，一九四一年逃往俄國，曾參加史達林格勒的保衛戰，因此身穿紅軍制服，掛著紅軍少校的領章及獎章返回北韓。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

，在俄軍導演下，北韓舉行選舉，成立「北韓臨時人民委員會」，選舉揭曉，共黨所提候選人獲九二·二%的贊成票。當時金日成宣稱：「我雖然已在選舉中獲勝，我永不會忘記紅軍」。

中共的竊據大陸，一向被西方認為係獨力叛亂成功。然而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莫斯科電台播出一位軍事觀察家維涅夫的談話，他坦白自承：第二次大戰勝利後，蘇俄阻撓中國國軍接收東北，以圖獲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裝備中，甚至與後者配合作戰，攻佔中國軍隊的據點。他指出，當時蘇俄交給中共的武器彈藥，包括步槍七十多萬枝、各種機槍一萬四千多挺、大砲一千八百多門、坦克七百多輛、飛機八百多架、彈藥和軍用物資倉庫八百多座，還有松花江日本艦隊的船艦。他又說，由於蘇俄的上述幫忙，中共軍隊在裝備方面有了顯著變化，步槍和機槍增加了兩倍，大砲增加了三倍，彈藥增加了二十倍以上。這項談話中又透露，蘇俄軍隊佔領大連和旅順後，堅決拒絕中國國軍登陸，截斷我國軍進入東北的道路。又當中共軍隊攻佔張家口、承德、威海衛等重要戰略據點時，蘇俄軍隊曾配合作戰，在這些地方「會師」(註四)。

北越叛亂的成功，中俄共均曾予支持。只有一個古巴，當卡斯楚叛亂時，蘇俄以地理關係，實際支援較少。

三

在第二次大戰期中，匈、保、羅曾參加軸心國家對盟國作戰，其中保加利亞并未攻擊蘇俄，但蘇俄却一律先把它們當作敵國處理，而後再加以赤化。

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聯合國二十一會員國與義、匈、保、羅、芬簽訂和約，蘇俄割取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俄將其東南臨海部分劃入烏克蘭，其餘併入「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及北部布柯維納(併入烏克蘭)。蘇俄又迫羅馬尼亞將南多布魯查割予保加利亞，實際上那是蘇俄控制的特殊區域。蘇俄又將德國的東普魯士由布羅斯堡東至戈爾達普，即北緯五十四度半以北，包括首府哥尼斯堡(現改名加里寧格勒)，攫為己有(併入立陶宛)。然而，蘇俄的領土要求，并不限於先前的敵國，它還從其戰時友邦波蘭割據了

寇松線以東的大片土地，又從捷克割取了路斯尼亞省。此外，它會兼併了唐努烏梁海、波羅的三國、芬蘭的卡累利亞等地，佔領了日本的南庫頁島及千島等等。在二次大戰及戰後，攫奪了如許領土的，只有蘇俄一國，這還沒有把受它支配的衛星國土地計算在內。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澤東在北平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他答覆社會黨北海道本代表團長荒哲夫關於領土問題的詢問時說：蘇俄佔領的地方太多了。根據雅爾達協定，以獨立為名把外蒙實際置於蘇俄的支配之下。它把羅馬尼亞的一部分據為已有。它割取了東德的一部分，把那裏的人民驅逐到西部。又把波蘭的一部分併入俄羅斯，而把東德的一部分，劃歸波蘭作為補償。在芬蘭也有同樣情形。能够分割的全部給它分割了。依我們看，千島羣島毫無疑問的應該歸還日本。

上述毛澤東的那些話，不僅是日本人，就是羅馬尼亞、波蘭和東德人，也會同意的。

戰後蘇俄獲得羅馬尼亞的全部賠款三億美元，獲得匈牙利三億賠款中的兩億美元。此種賠償係以蘇俄所需的物資，依戰前的低廉價格計算支付。依西方估計，自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蘇俄單從羅馬尼亞即擷得十七億八千五百萬美元，相當於羅馬尼亞當時國民所得的八六%。在波茨坦會議中決定的德國賠償方式，蘇俄佔領區內的機器，統統由蘇俄拆遷而據為已有，西方佔領區內應行拆遷的冶金工業、化學工業與機器製造工業中的機器，蘇俄可以同價的煤、鋅、木材與糧食等交換其一五%，其他應拆工業機器，蘇俄可無償取得一〇%。蘇俄當時會要求德國賠款二百億美元，而蘇俄獨得一百億，因未獲如願，乃以一九三八年價格為準，由東德取得一百億美元之設備、設施、生產品及勞動力，並將東德之合成石油、機械、混凝土、有色金屬、煤炭、鋼鐵、化學、光學等重要企業移歸蘇俄管轄，其產品大都都運往蘇俄。

一九六四年七月，黑魯曉夫之婿阿祖培（A.I. Adzhubei）訪問西德，在波昂大放厥詞。當時黑魯曉夫本人，亦有赴西德訪問之說，遂使東德懷疑將被出賣。同年十月六日，在東德成立十五週年紀念會上，東德共酋烏布利希演說稱：「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立的當時，儘管本身異常匱乏，但還必須竭盡力量，賠償德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大戰中，給蘇聯和其他民族所造成

的損失。小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為全德國作了賠償」。他說：「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公民既不算把自己、也不打算把共和國出賣給帝國主義的西方國家」。又說：「有覺悟的德國工人一直是德意志民族最忠實的兒子。他們從來沒有想把自己的國家，變成某一個國家的附庸」。

在本文最初引用的蘇俄廣播裏，曾經引述東德已故總統皮克的話。廣播說：「德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皮克說過，大概不會有人懷疑這麼一點，如果沒有偉大蘇聯的援助，那末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成就，不會有如此之大」。然而，對於前述烏布利希的那一大段話，廣播却忘記了引述。

在第二次大戰後的軍事佔領期間，蘇俄派米高揚（A.I. Mikoyan）為賠償代表團團長赴東歐監收，在那裏，不僅是機器設備，連電線桿、鐵軌等等都被列入接收範圍內，而當地產業恢復開工後所可能生產的產品，也被指定為賠償物資。

在波茨坦會議中，關於納粹在保、芬、匈、羅、東奧的資產，被列入對俄賠償之內。蘇俄即將奪自納粹的有價證券等，在匈、羅、保、南等國內，與各該國合組「合營公司」。在沒有納粹資產的其他附庸國內，蘇俄也以機器、設備及技術人員代替投資，合組是項公司。南斯拉夫與蘇俄之間，為此翻了臉。事後，據狄托口頭透露：「俄國人提出一項合同，其中載明（南國的）油田本身毫無價值，因為它不過是天然資源。因此我們必須拿出人工、材料、現金以及其他資產作為我們在合營公司裏的股款。……蘇俄對於將出產的石油有優先享受的權利，他們需要多少就取多少，不付費也不付出口稅。南斯拉夫只能享受贖下的一點東西」。其實，在其他國家內的合營公司，情形也大致相同。這些合營公司，在史達林死後，才由各國備價收回自營。

蘇俄和其他共產國家的貿易，是不等價貿易。最初，波蘭的煤炭以每噸一·二五美元的價格售給蘇俄，雖然其他歐洲國家出價一二美元，波蘭却不能隨便賣出，其理由是產煤的西里西亞，是由蘇俄強割自德國而交給波蘭的，換言之，沒有蘇俄的支持，波蘭就不會產煤，所以那些煤應廉價售給蘇俄。直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蘇波簽訂經濟協定，雙方認為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以前，波蘭已經動用了的蘇俄貸款業已償還，用以作為蘇俄對波蘭根據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協定，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提供給蘇俄

的煤炭之完全價格的償付。換言之，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波蘭一直以不完全價格廉售煤炭給蘇俄，而且是有協定作根據的。

其實，不僅波蘭的煤炭如此，據日文「蘇維埃資本主義之危機」一書所載，當時蘇俄輸往東歐的貨品，高達世界價格之三倍；而東德的重壓延機、捷克的皮鞋、波蘭的煤炭、匈牙利的鐵礬土等售給蘇俄時，其價格僅及世界價格的三分之一。此外，據我們所悉，匈牙利早期被迫與蘇俄簽訂五年合同，規定匈牙利須購買蘇俄的煙葉，但這些煙葉對匈牙利毫無用處而又不能出口。一九四七年時捷克糧荒嚴重，本想購買二元五角一桶的美國小麥，結果却被迫以四元一桶的高價向蘇俄購買。

現今，這種情形或許有了部分改變，但不等價貿易仍在進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人民日報」在一篇文章中稱：「蒙古事實上已經淪為蘇修的新型殖民地。……蘇修披着所謂『經濟合作』、『貸款援助』、『國際分工』、『平等貿易』等外衣，對蒙古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和掠奪。地質勘探權不屬於蒙古，礦山開採權不屬於蒙古，貿易關稅權不屬於蒙古。蒙古竟然變成了蘇修推銷低質量商品和破爛貨的市場，以及肉食和原料的供應基地。蒙古向蘇修出口一隻羊，只能換取蘇修的一個玩具羊。蒙古「獨立」已經四十多年了，可是直到現在，工業幾乎一無所有，甚至連火柴、膠水都要從蘇聯進口。……由於蘇修的殘酷掠奪，使蒙古的主要經濟部門畜牧業也遭受嚴重破產。十多年來，僅畜牧業一項就被蘇修剝削四十六億多盧布」。

蘇俄確曾給予各共產國家一些貸款，至於這些貸款的實情如何，中共也有一些暴露。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共給蘇共的信裏說：「我們不能不指出，蘇聯對中國（共匪——下同）的援助，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並且主要是通過貿易形式進行的。對於蘇聯向我國提供的所有成套設備和物資，包括通過貸款形式提供的設備和物資，連同利息在內，我們都是用物資、黃金和國際貨幣償付的。還應當提到，我們從蘇聯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價格來說，是貴得多的」。「不只是中國從蘇聯方面得到了援助，蘇聯也從中國方面得到了相應的援助。誰也不能認為，中國對蘇聯的援助，是無足輕重，微不足道的。例如：……」中共在開列了很長一張單子後接着說：「至於蘇聯對中國的貸款，必須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國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這些軍事物資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於抗美援朝

戰爭之中。朝鮮人民在抗美援朝中負擔最重，損失最大。在這場鬥爭中，中國人民也承擔了重大的犧牲，付出了巨大的軍事費用。中國共產黨歷來認為，這是中國人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沒有什麼值得吹噓的地方。長時期來，我們每年都在為蘇聯的這些貸款償付利息，它佔去我國對蘇聯出口的一個相當份額。這就是說，連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蘇俄支使中共參加韓戰，却要它支付軍火物資的代價，無怪中共對於「近年來，蘇共領導慣常以恩人自居，無數次地吹噓什麼『無私援助』，要表示不滿了。」

在黑魯曉夫時代，蘇俄曾擬透過「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國際分工專業化，組成共產集團（主要是蘇俄與東歐）的經濟綜合體，使其共產國家成為其經濟的附庸，但因為羅馬尼亞等堅決反抗，進行得不順利。關於這個所謂國際分工的方式，中共曾於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在「人民日報」揭載「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文，其中說：「他們（蘇俄）假借所謂『國際分工』的名義，反對兄弟國家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反對兄弟國家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發展經濟，要把兄弟國家變成他們的經濟附庸。他們力圖強迫經濟比較落後的兄弟國家放棄工業化，變成供應他們原料的基地和推銷他們剩餘產品的市場」。

這樣說來，蘇俄是把其他共產國家當作殖民地，而蘇俄本身就成為了列寧所竭力強調并號召予以打倒的帝國主義。然而，這確屬事實，且不僅向共如此指責，一九六四年四月，羅馬尼亞作過同樣指責。同年四月十九日，北韓的「勞動新聞」在其社論「譴責某些人發動激烈反華運動陰謀分裂社會主義陣營」一文裏指出：「每個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加強自己的獨立經濟，才能鞏固政治上的獨立。不僅如此，每個社會主義國家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內部潛力，發展民族經濟，促進社會主義建設，這是更有效地實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的合作、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保證。可是，這些人（指蘇俄）竟然荒唐無稽地誹謗兄弟國家建立獨立的民族經濟是『民族主義』、『單幹主義』等等」。社論接着說：「這些人非難建設獨立的民族經濟，是別有用心。他們叫喊所謂『經濟一體化』，企圖把別國的經濟建設工作也置於他們的控制和支配之下」。又說：「這是無視別人的主權，企圖千方百計地把社會主義陣營的全部利益攫為己有，把別國的經濟變成他們的附屬物，這

是一種典型的民族利己主義的表現」。

一九六四年九月，「勞動新聞」又指責蘇俄售給北韓的成品貴得驚人，而收購北韓的原料又賤得驚人。北韓又會抨擊蘇俄從北韓掠奪了數十噸黃金及大量有價值的物資，作為援助北韓復興及建設工廠的代價。

蘇俄所鼓吹的兄弟般無私援助和經濟合作，其實情不過如此。

四

中共在前引「七評」一文裏說：「蘇共領導違反宣言和聲明規定的兄弟黨關係準則，無視兄弟黨的獨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確立封建家長制的統治，把兄弟黨關係變成『父子黨』關係。黑魯曉夫一再、再而三地把兄弟黨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親』。他沉醉於這種封建主義的自大狂，簡直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同樣的指責，也來自阿爾巴尼亞、北韓乃至羅馬尼亞。其他共產國家雖不如此作公開抨擊，但都對蘇俄的此項作風有所警惕，而不斷找機會提高其自主權。

蘇俄的「老子黨」及宗主國地位，是史達林建立起來的，當狄托躍起反抗時，他曾經宣稱：「我只要動一動我的手指，狄托便完了，他會倒下去」（註五）。他使用的方法，是內部顛覆和撤退專家、停止經援等制裁。他扶植南共中的朱約維來反狄托，但他失敗了，狄托迄今屹立未搖。

史達林的制裁方式，被黑魯曉夫抄襲來用之於阿爾巴尼亞，他扶植親俄份子來顛覆霍查（Enver Hoxha），但未成功。他對內共的經濟制裁，引起了毛澤東的強烈反抗。布里茲涅夫又用同樣方式來對付不願受控制的羅馬尼亞，他支持羅共中掌握全國安全事務的德勒吉奇（Alexandru Draghici）來顛覆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Nikolae Ceausescu）（註六），但又未成功。這些作法，只會增加惡感，激起更大的反抗。

爲了制裁狄托，史達林曾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將南共開除出「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爲了打擊霍查，黑魯曉夫曾於一九六一年十月蘇共第二十二次大會上公開抨擊阿共，並於十二月與阿爾巴尼亞斷交。這些措施，不能摧毀狄托和霍查的統治，却使蘇俄的威望大大受了損傷！

爲了對付毛澤東，黑魯曉夫曾擬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召開世界共黨會議

「社會主義體系」的形成與內在矛盾

予以公開制裁，但會未開成，黑魯曉夫即已垮台。蘇共迄今仍執拗地努力，要舉行世界共黨會議，然而許多共黨爲不願蘇共恢復其一元領導地位，而拒不同意。直至蘇俄十月革命五十週年紀念前夕，對於應否召開這項會議，在國際共黨間，仍然形成對立。與黑魯曉夫時代相比，波蘭變得和蘇俄比較接近，韓共改變了親中共的態度，日共也和中共鬧翻了臉，日共并將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間與蘇共在東京會談，屆時或許會結束兩黨三年以來的對立。然而，截至本稿執筆時，韓共、日共並沒有表示贊成召開世界共黨會議，而其他國際共黨反對是項會議者，仍然存在。

依我們看，這個會議即或能够開得成，也不能使中共已經孤立的地位更加孤立，同樣不能使蘇俄已經失墜的領導地位恢復到以往的高峯。它只能使業已分裂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更加分裂。

蘇俄十月革命迄今，只不過半個世紀。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國社會主義確已擴展成爲社會主義體系。但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國際共黨由一元領導走向多元分化；社會主義體系由兄弟般的團結走向仇敵般的對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的「奪權」和蘇共的「護權」、中共的「分裂」和蘇共的「團結」，形成平行而背馳的雙軌。其他共黨，目前已不是專事專楚的問題，而是如何利用機會擺脫「大國沙文主義」（註七）的控制，「而走自己的路」。

以上是所謂社會主義體系的真實面目，如與本文開始時所引述的蘇俄廣播彼此對照，禁不住會令人啞然失笑。

註一：德蘇協定原由蘇俄於一九三九年四月提出，其祕密補充條款規定：（一）以那勒夫（Narev）河、維斯杜拉（Vistula）河及桑（San）河爲界，瓜分波蘭；（二）劃分波羅的各國利益範圍，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歸蘇俄，立陶宛歸德國；（三）比薩拉比亞劃歸蘇俄。見美國務院出版之「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德蘇關係錄」。又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德蘇簽訂「邊境及友好條約」時，因蘇俄將盧布林及華沙省之一部讓予德國，而取得立陶宛爲勢力範圍，以資補償。

註二：戰後經美國調查戰俘委員會證實，卡亨森林屍體確係蘇俄祕密警察所殺害者。又據波蘭紅十字會提出之證明，卡亨七座萬人塚中，共掘出屍體四、一四三具。按蘇俄會俘虜波軍官兵二五萬，被拘於其他地區之戰俘，

其中不少恐亦陷於同一命運。

註三：波蘭共黨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一九三八年史達林透過第三國際，將波蘭共黨全部解散，其目的在便於德蘇瓜分波蘭。嗣因戰爭需要，乃於一九四二年在史達林掌握下，於莫斯科重建。

註四：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莫斯科華語廣播中，曾作類似透露。

註五：一九五六年二月黑魯曉夫祕密演說中透露，史會對黑作如此壯語

註六：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央社倫敦電，轉述英觀察週刊「消息」。

註七：尼古拉斯·沙文(Nicholas Chauvin)是拿破崙第一時代的一

蘇俄馬列主義思想的危機

關 素 質

一 史達林時期馬列思想危機現象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出版後黨的宣傳工作」決議中指出馬列思想落後之原因：

(一)俄共中央宣傳機構缺乏統一領導：「聯共中央『宣傳部』與『報刊部』各自為政，『宣傳部』工作着重宣傳小組工作，因而失去馬列理論學習的興趣，『報刊部』由於缺乏宣傳幹部，也就沒有能力利用報刊進行馬列主義宣傳」。

(二)俄共黨幹輕視蘇俄知識分子：蘇俄知識分子包括黨、團、蘇維埃、經濟部門、職工會、合作社、商業、農業、教育，等成分。由於蘇俄革命前所流行的為地主和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為蘇俄革命後一般人所看不起，俄共黨幹把知識分子看成為第二等人。因此蘇俄知識分子發生二種反感：○當時多數優秀知識分子成為托洛茨基集團分子(聯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開除反對派重要分子七十五名，薩普龍諾夫集團二十三名)，布哈林分子及

名老兵，盲目崇拜拿破崙的一切，此後乃將盲目崇拜自己國家民族的人，稱為沙文主義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第二國際中若干領導者，因愛國觀念支持其本國政府作戰，被共黨斥為「社會沙文主義者」，近年來中俄共黨互指為「大國沙文主義」，其義已近乎帝國主義。

本文主要參考書籍：

鄭學稼譯佐爾格·萬·盧赫著「蘇維埃俄羅斯史」

劉光炎譯鮑斯卡倫著「共產帝國主義」

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蘇俄外交政策的分析」

民族主義分子；○成為反馬列主義之分子。

(三)思想理論工作人員水準太落後：當時思想理論工作人員普遍在死啃書本，咬文嚼字，閉門造車有學究氣，脫離實際問題。甚至在馬列研究院亦曾經發生不能令人滿意的現象：○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俄文譯文中，有許多地方曲解了原意和不正確的傳達原文。○在列寧全集中有幾卷附錄、註解、和評註中，犯了極其有害的嚴重政治錯誤(例如列寧全集第十三卷)。

(四)馬倫科夫提醒大會重視馬列思想危機問題：從一九三八年聯共(布)中央全會到一九五二年聯共第十九屆代表大會，共計十四年，在這十餘年來，俄共思想工作不僅無進步，反而進一步落後與危機；茲引證聯共中央書記馬倫科夫於一九五二年在第十九屆代表大會上報告中，提醒大會重視思想危機問題：

○「蘇聯尚存在資產階級殘餘思想，私有財產觀念，和陳舊的殘餘道德，這些殘餘不會自行消滅，反而極其頑固而易增長，務須進行堅決的鬥爭」。